

首 关于一个圆点两条直线的起始……

1

那时候，北京朝阳门的地铁口有一个卖棉花糖的小孩。

他不敢进到里面去，只好站在地铁口高声叫卖，推销他的棉花糖。

棉正提着一部笔记本电脑进入地铁口，糖恰好也背着一部走到地铁口。

棉注意到那个小孩，突然一下有了灵感，他费尽心思设计中的游戏软件正好缺少这样一个苦命小孩的角色。

而一向喜欢甜食的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重温一次童年的棉花糖的机会。

于是他们同时朝卖棉花糖的小孩走去。

棉一直盯着小孩，糖一路盯着棉花糖，谁都没有看到对方，所以相撞在一起就成了一件并不难想象的事。

“哎哟！”糖大叫一声，打量了一下对方，棉穿着清纯的素格子衬衫。

“真真对不起。”棉说着脸红了。

“天哪！”糖心想，“这家伙的脸竟然会红 这都什么年代了啊！”

“没事没事。”糖无所谓地挥挥手，转身继续奔向童年的棉花糖。棉也跟在她后面。

“哎 棉花糖怎么卖啊？”糖问道。

卖棉花糖的小孩使劲揉揉鼻子，带着喜悦的眼神刚要回答，棉在一旁开始插嘴：“我说，这位小姐……”

“什么？”糖扭头看看他，心里想：“他怎么还没走啊？”

“我想 请你吃棉花糖。”棉磕磕绊绊地说。

糖惊讶得张开嘴巴，碧绿色的太阳镜倏地脱落到鼻子上。

“算是，算是，”棉把脖子都憋红了，才说完整句话，“赔罪。”

“哦 好啊。”她尽力忍住好笑的神情，“你请吧。”糖退后一步。

棉赶紧去掏衬衫口袋，掏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又立刻滑向裤子口袋，终于从里面翻出 5 元钱来。

“5 元钱一串，大爷。”卖棉花糖的小孩也不含糊。

“啥？”棉失声叫出来。

“嘿嘿。”小孩不怀好意地笑笑。

棉只好把 5 元钱给了小孩，从小孩手里接过一串棉花糖，又递给糖。

“谢谢。”糖微笑着接过来。

棉的脑袋突然转向小孩：“你刚才叫我什么？”

“大爷啊。”

棉把自己一张尚有一颗青春痘未消的脸靠近小孩的小脏脸，“难道 我看起来 有那么老吗？”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小孩手里攥着 5 元钱，讨好地说，“我那不是——尊称嘛。”

棉回头看看糖，那个看起来十分时尚的女孩正站在背后一边舔着棉花糖一边看好戏。

“呀！糟了糟了！”糖的表情从兴趣盎然突然变成极大的恐慌，“迟来啦！”她提着半串棉花糖，扭头飞快地跑掉了。

一片纸，或者说是一张名片，从她挎着的巨型包包里飘出来，落在地上。

棉捡起来，那是一张淡绿色的纸片，上面没有香水味，但是有冰淇淋的甜味。

名片上写着：糖动画脚本制作人

“糖……”棉自言自语道。

“糖。”旁边的小孩也跟着他自言自语。

“动画脚本制作人……”棉继续自言自语。

“动画，那个什么，脚。”小孩继续跟他学。

棉把糖的名片小心翼翼地塞进电脑包前边的口袋里，然后也像糖一样，进入地铁站深处。

身后传来那个小孩勤奋的叫卖声，飘进整个地铁站：“棉花糖哎！棉花糖！棉——花——糖！”

2

事情已经过去了 3 年。卖棉花糖的小孩也早已不在那里。

21 世纪的第三个春节，正月初三的夜晚，刚刚新婚 100 天的棉和糖手牵着手又来到朝阳门的地铁口。

他们参加完一个化装舞会，准备坐地铁回家。

此时，红红紫紫的唐装在现代化的北京正成为时尚的点缀。所以，26 岁的棉也穿了一件大红的，稍稍腆起的肚子顶着绸布衣料，再加上一本正经的小背头，看起来就像肯德基老爷爷年轻时略微开始发福的样子。

他的妻子，24 岁的糖，则是一身前卫的打扮。按照她刚刚完成的动画片脚本里主人公的形象，她给自己设计了一套紧身太空衣，散发出幽幽的绿色，外边罩着乳白的羊绒短大衣，像个美艳的太空战士。

夫妻两个手拉手走在一起，赢得了满满的回头率。

糖很得意，啪嗒啪嗒走着，脚上的反皮绒黑色长靴甩得山响，并不理会人们投来的目光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棉也学妻子昂首挺胸，但是他瞄瞄四周，心里还是暗暗有些失落。他看到一个穿宽松号衫的金发哈韩仔正在因为看到了这样搞笑的画面而放肆鬼笑；还有一位年龄很值得尊敬的老头，因为亲眼目睹了如此奇怪的组合而差点晕倒在老伴怀里；一个小小的女孩遥指着棉的肚子，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棉走近了才听清楚，“肉包子。”

小姑娘突然又把手指对准糖凸显的身材上部：“那还有两个！”棉听了这话险些也晕在伴侣的怀里。

就在棉快晕倒的时候，糖忽然拽紧了棉的红袖子：“老公老公，你听！”

棉立刻调整情绪，竖起耳朵仔细倾听。

地铁站的上方，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叫卖声：“棉花糖哎！棉花糖！棉——花——糖！”

“棉花糖！老公，棉花糖！”糖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只是死死揪住棉的袖子。

“老婆，你等着！”棉说完一甩膀子，大踏步奔上地铁口的台阶。

“老公，两个！”糖在身后喊。

“知道啦！”棉已经消失在地铁口，声音变得很小，似乎从远方飘来。

棉看到了3年前的那个小孩，看样子他一点都没长，还站在那个地方，脑袋四面乱转，哇啦哇啦地高喊。

“嘿，两个！”棉走过去，掏出10元钱。

小孩露出快乐的笑容，立马递上两串亮晶晶的棉花糖。

“哎，你怎么一点都没长啊。”

“嘿嘿。”小孩瞅着棉，不想回答的样子。

棉凑近观察了一下小孩，然后做出肯定：“嗯……不过这回脸倒是洗干净了。”

“你脸上的痘痘也没了，大爷。”

“哈哈，是呀。”棉高兴得拍拍小孩的肩膀，猛然间想起得抓紧时间。

“不行，我得走了。”棉快步冲下地铁口。

“哎，那个‘冻脚’姐姐呢？”小孩在上面问。

“噢，她在里面等我呢！”棉头也不回地跑下去了。

“原来追到手了。”小孩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地铁站一侧，一辆车已经进站停住。糖夹在上车的人群中，朝着他挥手：“老公，快点！”

棉双手举着棉花糖，兴高采烈地跑过去。

“老婆 棉花糖！”

糖回头朝他灿烂地笑着，手臂越过人群，接过一串棉花糖，但是后边的人群挤着她，糖不得不踏上车厢。

她站在车门口，顶着涌进来的人流：“快点快点！”

“噢！”棉应声扎进人群，挤呀挤呀，就是凑不到前面去。

这时候，车门哗地关闭了。

棉的心一凉，看见老婆的脸趴在车门玻璃上，嘴巴一张一合，像一条静水里的鱼，但是棉知道糖在说什么。

她说：“我在下一站等你！”

3

下一站似乎异常遥远，棉拥挤在第二辆地铁里，默默等候车停的一刻。

车窗外的黑暗隧道被超高速撕扯成模糊而过的风景。棉几乎要睡着了。

就在这时候，车停了。

棉摇摇晃晃地走下来，随着匆忙下车的人群，精神恍惚，突然间又恢复了清醒，想起糖会在这一站等他。

他抬头望去，吓了一跳。

这是一条复古的街道，阳光刺眼。满街的人都和他一样，穿着唐装，来来往往。

棉回头去看送他来的地铁，发觉身后根本没有什么地铁列车，也没有隧道，而是一家小酒店。就好像他刚刚不是跨出了列车，而是从这家唐风浓郁的酒店走出来的。

那么，糖哪去了？

棉的心里蓦地感觉到无助的孤独。难道他是梦回唐朝吗，还是列车真的做了一次超度，才将他带到时空隧道的另一个出口？

但是，和他一同下车的人都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与他擦肩而过，也许脚一迈出去就已经站在了想要去的那一站。为什么他却不能？为什么他要站在这里？

陌生的年代，陌生的小街，找不到回家的路。

棉心中涌上的难过还来不及细细体味，就被身后的一记巨掌击得魂飞魄散。

他差点儿没站稳，手中的棉花糖险些落地。回头一看，一个剽悍的家伙正怒气冲冲地瞪着他，从他旁边钻出一个戴着可笑帽子的小个子来。

“哎，我说这位大哥，你吃完饭怎么不给钱哪？”小个子扯着尖细的嗓子问道。

“吃饭？我吃什么了我吃？”棉气不打一处来，心想你这个早已作古的娘娘腔竟然冤枉我？我本来已经够倒霉的了，你还要再加上一脚吗？

“哟，那您记性可真够差的！刚下到肚子里去的，这么快就消化啦？”小个子尖酸地朝棉的肚子甩一下兰花指。

棉觉得他像个太监，但实际上，他应该叫做店小二。

“我说，小二啊。”棉开口说话，发觉后背的疼痛已经渗透到了心脏。

“嗯？你叫我什么！”店小二的脸气愤地皱皱到一起，很难看的样子。

“二弟，少跟他啰唆，看俺咋收拾他！”那个大块头沉不住气了，撸胳膊挽袖子地准备给棉放点儿血。

周围渐渐聚集了一堆看热闹的人群，棉想到了鲁迅爷爷说过的

“麻木的中国人”立刻感到无限悲凉。

他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否则真的怕自己会当着这群傻瓜的面哭出来

“没吃就是没吃 我不跟你多说了！”

棉抬腿就要走人，但是那个大块头一把把他揪住。棉暗自惊呼：“完了，我要死在这头猪手上了！”

“慢着！”一个女子的声音。

正闹着纠纷的三位主角一齐扭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清丽婉约，如风似画，一位年轻的白衣女子倚着小酒店的破门而立。

“嘿嘿！”店小二急忙换上一副讨好的表情，掉头走到姑娘面前，“这位小姐有什么疑问不成？”

“这位爷的钱我来付好了。”

店小二的小眼睛瞬间失灵了，不可控制地眨巴着。

“那那那，这这这……”

“废话少说。”姑娘露出手心的一把铜板，“这钱你要还是不要？”

“哎，我要，要！”店小二最后一个发音拉得纤细而绵长，听得棉浑身发抖。只见那个见钱眼开的家伙伸出手去，铜板哗的一声全部落入他的手掌里。

“多谢姑娘捧场！”店小二把铜板收进衣袋里，然后像个耍猩猩的卖艺小子一样带着他身后的“大猩猩”摇摇摆摆、心满意足地走回店里。进去前还没忘记回身“呸”了棉一口。

棉咧咧嘴。

那个姑娘还站在门外，看着他。

棉定定神，走上前去：“呃……”

“不必多言。”姑娘温柔地说，突然又低下头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心甘情愿的。”

棉也低下头，想掩饰内心的惊讶和无措，却发现脚上的皮鞋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布鞋，就是古代男子都穿的紧口的那种，还

有裤子，也变成了粗布的。

棉打量着自己这身打扮，这是什么啊，上面是一件大红的缎子衣服，下面却是粗布的深蓝色裤子和泛着毛茬开着洞洞的布鞋。如果糖此刻在身边，一定又会批评他的着装品位，并且还会立马把他这身行头扒下来。

可实际上，没有糖，也没有批评，只有周围人的嘲笑。他们刚才围观的时候一定都要笑死了，包括店小二，自己看起来真的不像个好东西，也难为他了。

但问题是，他没有进过这家小酒店，又为啥被追账呢？还因此牵扯出一个出手大方的漂亮小妞！

棉心里乱乱的，想起祖宗们的礼节，就学着戏子的腔调对姑娘拱手说道：“啊呀，这位小姐，多谢了呀，今天多亏女侠出手相救，在下不知如何以为报！”

姑娘听了赶紧俯身作揖：“公子不必多礼。”

“嗯……”接下来该说什么话，该做什么姿势，棉就不知道了，毕竟他看过的戏曲表演并不多。

好不容易想出来一句：“敢问小姐芳名？”

姑娘浅浅一笑：“小女子姓唐名三彩。”

“唐三彩？！”棉差点喷出口水来，“哦，好名字，好听。”

唐三彩羞涩地掩口而笑。

“对了，送你一串棉花糖吧。”棉说着把棉花糖递过去。

三彩姑娘迟疑了一下：“这个，不太好吧？”

“没什么的，算做对你的报答。”

“好吧，多谢公子。”唐三彩终于接过棉花糖，仔细观察着它，“这个，能吃吗？”

“当然，我教你怎么吃啊，伸出舌头，舔一舔，看看会怎么样。”

唐三彩照着棉的话，伸出舌头，碰一碰那团云朵一般的東西，被触到的地方立刻由雪白变成了金黄色。

“哈哈，原来这么有意思啊！”唐三彩惊喜地叫起来。

两个人正开心的时候，一个气哼哼的老头冲了过来，站到他们

中间，对唐姑娘说：“你也太不像话了，又一个人跑出来，连个丫鬟也不带，一点大家闺秀的风范都没有。不行，爹要罚你绣 100 朵花、100 对鸳鸯！”

唐三彩的桃花面立刻失去血色，她尖叫一声，晕了过去，手里还紧紧攥着棉送的棉花糖。

棉和那个老头同时“哎呀哎呀”叫着扶住了唐三彩飘飘欲落的身体

老头不高兴地“啪”一下拨开紧紧抓着唐姑娘小白手的棉的那只手

棉只好在一旁尴尬地站着，看着老头一边抱住唐姑娘的脑袋，一边腾出一只手在姑娘脑袋边上摇来摆去地快速扇着风，嘴里说着：“哎呀，你看你，爹就是那么说说，不会要你绣那么多啦。”

“好了好了，一朵花都不绣，行了吧？”

唐三彩睁一下眼睛，问了一句：“鸳鸯呢？”头一偏又继续晕倒。“鸳鸯也不绣了。”

三彩立刻睁开眼睛，朝她爹甜美地笑着，又把目光移向棉。

老头把三彩扶起来：“咱们回家吧，你娘都快急死了。”

“哦”三彩回头看看棉。

棉搓搓手，开口想说点什么，就被三彩爹的话给截住了：“以后一些叫花子不要理他们！”老头子边说边轻推着三彩。

“哦。”三彩心不在焉地应着，还是一直回头看着棉。

“哎呀，快走啦。”老头拉着三彩的胳膊，拖她往前走。

三彩回头抛给棉一个意味深长的媚眼。

棉颤抖一下。

可是现在，他又变成一个人了。

天空突然开始下雨，毫无预兆。

周围的人乱纷纷地奔跑着回家，溅起无数泥水，落在棉的裤子和破布鞋上。

棉没有动，因为他不知道该跑哪里。这条古旧的街，甚至没有一个小小的屋檐可以挡雨，整条街，似乎只在一瞬间就变得空空荡荡

荡，沿街的店铺全部门窗紧闭，就连街面的微尘，也都被雨水拍打着落入泥土，消失不见。

棉空着两只手，脑袋上顶着不知什么时候长出来的绉结长发，孤单地站在雨帘里，默默无言。

4

下一站似乎异常遥远，糖拥挤在第一辆地铁里。

地下隧道幽深漫长，一种诡异的光亮渐渐出现，射入车厢，笼罩了地铁里的人群，每个人的脸都像着了一层绿色淡妆。

糖有些惊恐，却发现没有人和她有相同的情绪，他们默默立在她周围，平和而坦然。

“怎么了？！为什么变绿了？你，你知道怎么了么？”糖推推身边的一个陌生男子，手中的棉花糖沾到他外套上一点点。

男人注意到这一点，转向她，灰绿色的眼眸透出一丝冷漠。

糖睁大眼睛，她甚至看得到那个男人水草一般的眉毛不耐烦地向上挑了一下。

糖想要大声尖叫。

这时候，车停了。

车门大开，人群向车厢外涌去，发出奇异的窸窣声，就好像他们是用绿色的脆纸做成的一样。

糖浑身发抖，怎么也迈不开脚步。

后面的人推了她一下，糖几乎是滚到车门外去的，她抬起头。

这是一个崭新的候车大厅，米白色大理石打磨的地面明亮光洁，映着行走的绿人，一个接着一个，从眼前匆匆过去。

“为什么？”糖焦灼地舔舔嘴唇，“生活都变绿了，你们怎么还能无动于衷？！”

糖突然想起来什么，赶紧低头看看自己，哦，还好，她还没变绿，一切照旧，一个手中握着棉花糖的女人——黄皮肤，白外套，

黑靴子，还有自己设计的绿色太空服。她继续往下看，半透明的大理石地面上的自己，头发依然红得很鲜艳。

糖站在地铁隧道的边缘，等待第二辆列车。

路过的人都在用惊异的眼神看她。糖很不耐烦，掏出包里的手提电话，拨棉的号码。

电话里是长长的静音。

糖愤愤地挂掉电话，扔进包里。

好在第二辆地铁打出来的灯光已经在隧道深处出现，列车放慢速度，终于停在糖面前。

糖的心跳有点加快，因为她看到车里面的人也全部都是绿色的，“我的棉会不会也……”

成群的绿人从各个车门口走下来，糖找寻着一个穿红色唐装腆着肚子的小黄人，但是直到列车关闭所有的门，驶离站台，也不见他的身影。

老公，你不会又没赶上地铁吧？

糖慌了，她转过身，目光四处搜索，绿人，绿人，到处都是！在糖眼里，每个人似乎都在悠闲地走动，对糖的惊慌失措漠不关心。

糖开始在宽阔的候车大厅里来回乱转，像一只丢失了花朵的小蜜蜂失控地乱撞。老公！老公！难道你也变成小绿人然后就不要我了吗？还是你被遗落在黑暗的地下隧道了？可怜的宝贝，我，我去救你！

糖呆站在隧道边上，眼神发直。

第三辆地铁出现了，糖迟钝地探出脑袋，看着车开来的方向。

列车无声地冲过来，糖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

一只强壮的手臂突然将她抱住，拖她远离站台。

糖反射性地挣扎着，棉花糖在这一刻掉到地上。

她低下头，看到一只绿色的胳膊！

糖不敢回头，怕见到一个绿色的棉。虽然如果老公真的变成小绿人了，也许他们的生活会比现在还有趣得多，但是现在糖想不了那么多了，她的充满幻想的心已经被恐惧和未知的不测占据，失去

了轻松面对的勇气。

“女士，注意安全！”一个男子的声音吹着气在她耳垂边轻柔拂过。

糖动动耳朵——陌生的音色，但是很好听。

她回过头，看到一对水草般的眉毛对她挑了挑。

“你？！”糖不敢相信，这不是刚才车上那个傲慢无礼跟她装酷的
绿色男人吗？现在他竟然关心起别人的死活来了？

糖扭动身体，挣脱开绿色男人的怀抱，“谢谢你，我会的。”

“有什么事想不开吗，还是身体不舒服啊？”那个男人还在继续
展示着他的“慈悲胸怀”。

“不，没有。”糖垂下眼帘，神情黯然。

“我不明白，”绿男人边说边点着一支奇异的黑色香烟来抽，
“你这样一个招人喜欢的漂亮女人，怎么会去卧轨呢？”他摇摇头，
表示很不理解。

“漂亮？我漂亮吗？你不觉得我是异类吗？你没有看我不顺眼
吗？”糖指指自己的黄色脸蛋，很认真地问。

绿男人笑了，唇间吐出淡蓝色的烟雾，牙齿白白的在其间隐隐
闪动。

他笑了很久，让糖失去耐心，本来她就心乱如麻，怎么有心思
和他站在这里闲扯！

“我得走了。”糖抬脚就要走人。

绿男人还在她后面笑，不停地笑。

妈的！糖真想回过头臭骂他一顿。可是她有更重要的事要
做——给棉打电话！她背靠着一根高耸的大理石圆柱，勉强镇定着
再次去拨棉的号码。

糖以前从没想过她会有找不到棉的一天。她感到自己的生活
开始步入倒霉阶段，真不知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手机不紧不慢地静默着。

怎么会这样？

糖快要精神失常了，她颤抖着又拨一次。

手机突然发出一声刺耳的怪叫，糖急忙将电话剥离开耳朵看，屏幕上清清楚楚地显示着：系统错误。糖几乎把手机摔出去，这个世界怎么了啊？

糖扶住重得就要往下坠去的脑袋，心想我是不是累坏了，或者是上部动画片做得太投入，所以得了狂想症？现在几点啊？我怎么会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应该是正趴在家里那张粉红色沙发上，跟棉一起看《蜡笔小新》的。那我站在这里做什么？

对，我要回家去，棉一定在家等得好着急。

糖跌跌撞撞，朝着地铁口跑过去。到楼梯口又转了回来。

不对，这一站离家还远得很，还要再坐一次地铁才行。

那个男人正靠在她刚才站过的柱子上过烟瘾，看到糖，冷漠的灰绿色眼睛里露出难得的惊喜。

糖路过她身边的时候，气哼哼地对他说：“先生，注意，地铁站里禁止吸烟。”

“哦 我怎么不知道呢？”

糖已经走出去 3 米的距离，听到这个，又转过来，“你不知道？好啊，那你看看周围的公告牌……”糖伸出手指，眼睛四面寻找着，“呃……”她的手指僵在半空中，因为四周根本没有禁止吸烟的公告牌。

一定是哪里搞错了。糖记得北京的地铁站里，到处都挂满了那种牌子的。

“什么啊？”绿男人好脾气地和她打趣道。

“就算没有，反正就是禁止吸烟！”糖尴尬的手在半空中胡乱挥了挥，又放下来。那几根可恶的手指就像无所事事又登上台面的演员，绕场一圈之后终于灰溜溜地下台。

“呵呵，好吧，听你的。”绿男人掐掉手中的香烟。

糖不再管他，独自张望着车来的方向。

“你在等什么哪，女士？”旁边的男人又开始搭腔。

“当然是等车了 这都看不出来吗？”

“可是末班车已经走了呀。”

“什么!?”糖不可置信地瞪着对方。

绿男人再次挑挑眉毛，很无奈又很诚实的样子。

糖看看表，真见鬼，她的表停了。地下候车厅已经变得寂寥空阔。

她只好又朝着地铁口走去，高筒靴落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空洞的脆响，在大厅里寂寞地回荡，但是很快便有了伴奏般的回应——那个男人的皮鞋声啪哒啪哒地尾随其后。

出了地铁站，糖开始发蒙。

夜幕下的城市现出前所未有的风景，带着不曾相识过的新鲜和亮丽，各式楼宇插入城市上空的云霄，夜半无数的灯盏混合了月色的柔和，使得整个城市，包括依然在城市间四处游动着享受夜生活的小绿人，都能够在这层淡淡的薄纱下面，安然呼吸。

“要我送你一程吗?”绿男人追上来问。

“不必了，谢谢。我自己知道路。”糖冷冷地回答。

她跑到街上，拦下一辆出租车，夜色中还是可以看出那辆车被刷上了可笑的乳牛花斑点。

“这个开车的小绿人以前是个牧场主吗?”糖想着，拉开车门坐上去。

“南礼士路。”糖对司机说。

“对不起，女士，我还从没听说过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腰·糖篇

一条直线向着辽远的时空前行，
那里有一串色彩缤纷的故事在等着她……

1

糖从“乳牛”出租车上下来，沮丧地站在街边吹风。

地铁站出口已经空无一人。不，还有一个，那个抽黑色香烟的绿男人。他坐在一块闪着荧光的圆石头上，正带着好玩儿的神情看着她。

糖不得不走过去，“我，我想请问一下，你知道南礼士路吗？”

“南礼士路 地名？”

“算了算了。”糖的心跌入冰窟，这一刻她才真正开始怀疑自己所在的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北京，或者说，她还在地球上吗？

“麻烦问一下，”糖又鼓足勇气，“这，这是地球吗？”

“什么球？”

“星球，”糖焦虑地咽了下口水，感到口干舌燥，“这是什么星球？”

“哈哈！”绿男人听了糖的话开心透了，“你还真可爱，我们的星球叫做——碧绿的小情人，难道你是外星人？”

糖许久没有再说话，她慢慢掉转身体，望向宽阔的大街，那里亮着一排排陌生的银色灯火。如果今天的一切都是正常的，她丝毫不会怀疑这个男人是在跟她开玩笑，但是现在，她必须要学着承受

一个事实。

“碧绿的小情人……”糖反复默念着，“浪漫的名字……”她叹了口气。再浪漫的事情也不能和你一起分享了，棉，这是不是就算作我们的永别？

“对了，你们有飞船吗？”

“飞船，哈哈，你想当宇航员是吗？”

“……那我们说的这种语言是……”

“当然是绿星话了，呵呵，你在发烧吗？”绿男人说着就要去摸糖的额头。

糖躲开他，眼泪在一瞬间流下来。

“喂，喂，喂，你怎么哭了？你不能哭啊，一会儿要是有警察过来，还以为我欺负你呢。”绿男人有些慌了，他从银灰色的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块巨大的手帕，给糖胡乱擦眼泪。

“脏不脏啊？”糖赌气地从绿男人手中扯过大手帕，红肿着眼睛仔细看看，那是一块漂亮干净的绢布，有光点在上面隐隐闪烁。

糖哭得愈发伤心，捧着手帕捂住自己的整个脸。

“好啦，你有伤心事可以跟我谈嘛，我帮你分担。但是你这样高声哭下去，一定会招来警察的！”

一个肤色粉白粉白的人蹦蹦跳跳地跳过来，头上还扣着一顶酒红色的大帽子。

“71号警察巴非多为您服务！”他先是敬个礼，做一下自我介绍，又指着伤心不止的糖对蓝泰思木说：“这是咋回事？小伙子，你要解释一下！”

“呃……警察先生，是这么回事……”绿男人思忖着。

糖的脑袋从手帕里抬起来，忽然止不住地大笑。

“女士，女士！”那个叫巴非多的警察捅捅她。

糖笑得更厉害，对绿男人说：“你们，你们怎么会有一只当警察的兔子？！”

绿男人也在旁边微笑。

巴非多感到很生气，因为从来没有人会在他面前笑成这样子，

他们都是慑于自己的威严而不敢大声说话的。而且，虽然他长着三瓣嘴和大暴牙，皮肤也不是绿色的，但是他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别人叫他“兔子”。

糖好不容易止住笑，抹抹眼睛对巴非多说：“对不起，我刚才实在是太，太……”她的嘴角又忍不住要向上翘，“不过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关心我，警察先生，你可以走了。”

巴非多狐疑地眯起眼睛，眼球躲在眼眶的边角处斜睨着糖。

接着他朝糖伸出一只手。

“干吗？”糖已经恢复平静，有了力气和他周旋。

“居住证啊。女士，你不会不知道吧？”巴非多得意洋洋地在糖眼前晃晃手。

“我，我没有。”糖傻了。

巴非多掐腰仰天冷笑一声，又猛然间对着糖横眉立目，“哼哼，最近有一批外婆星球的逃犯流窜到小情人星球上来了，而且，”他故意顿了顿，“其中还有一个女逃犯！女士，你听说了吗，嗯？”

“我，我没有。”糖底气不足地回答。

巴非多已经达到了目的，他满意地拿出一副手铐，准备逮捕糖。

“等等！”绿男人急了，“你说清楚了，谁是逃犯？”

“呃……”巴非多的手点点三瓣嘴，又翻翻眼皮，“这个嘛，尚在调查中。”

“那你能肯定她是外婆星的女逃犯？”

“不能。可是，可是……”

“你有逮捕证吗？”绿男人朝他伸出一只手。

巴非多低头翻翻口袋，翻了半天也没找到。

“那居住证呢？”

巴非多脸上挂着几滴汗珠，“没，我今天忘记带证件了。”

这回轮到糖掐着腰仰天长笑，巴非多在糖的笑声中简直要哭出来了。

但是，迎面驶过来的一辆小车解救了他。糖看到巴非多的表情